

坦克战

1939~1945

〔德〕冯·梅林津



战士出版社

坦 克 战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装甲兵
作战使用的研究

〔德〕 冯·梅林津 著

刘 名 于 译

PANZER BATTLES

By E. W. von Mellenthin

NORMAN 1964

坦 克 战

〔德〕冯·梅林津 著

刘名于 译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frac{1}{8}$ 印张 285,000 字插页 10

1981 年 3 月第一版 1981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3,300

书号 5185·7 定价 1.90 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本书作者冯·梅林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少将。大战中，他历任第48坦克军参谋长、第4和第5坦克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他几乎参加了整个大战，从德国进攻西欧，在北非作战，直到苏德战场，再退回到欧洲，他主要是在坦克兵团中任职。他以亲身经历和收集的大量资料，用回忆体裁写成此书。书中对有大量坦克参加的一些较大战役(战斗)的经过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对使用坦克兵的成败，特别对德军与苏军、英美军之间展开的坦克战的得失，都有一定分析和评价。这是一部以德军观点写成，比较具体地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坦克兵作战情况的著作，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德苏英美等国，特别是德苏两国在战争中使用坦克兵的特点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在前言中也强调，要尽量客观地反映战争的史实。但作者毕竟是希特勒德国军队中的一名高级军官，他的言论和观点都会受到他的身分、地位的影响。因此，对作者的一些观点要认真加以分析。

这本书最初于一九五五年在英国出版，一九五六年又在美国出版。美国出版的英文本曾四次印刷。一九五七年

在苏联出版了俄文缩译本。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一九六四年美国第四次印刷的版本翻译的，重点章节的某些内容，参考了俄文缩译本的译法。

为观其全貌，特将此书全文译出，供内部研究参考。

译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 书 说 明

坦克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战争的开头几年，尽管德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劣于同盟国军队，但却主宰了战场。本书作者是原德军中颇负盛名的高级参谋，经他对双方战术的分析，弄清楚了德军取胜的奥秘和最后失败的原因。

作者梅林津少将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曾全面观察了欧战中每个战场的作战行动。从波兰、法国、巴尔干，经过北非沙漠和俄国严寒的大地上的战斗，直到德军在西线的失败，他一直随坦克部队行动。由于他有前线作战的经验，与坦克部队有密切关系，而且同隆美尔、巴尔克、曼斯坦这些名将都共过事，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装甲兵的作战情况是有很大价值的。

总的来看，《坦克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较公正而坦率的分析，同时反映出作者比较熟悉英美对欧战所持的观点。作者还对俄国军人的特点和癖好、作战方法及其强点和弱点作了评价。

《坦克战》是一部可与利德尔·哈特、富勒和古德里安等人的著作相提并论的卓越军事著作，是每位研究战略战

术的人必读的作品。一般读者阅读它，也将感到动人而颇有裨益。

梅林津十九岁时在德军第7骑兵团服役，一九三五年进军事学院受训，大战爆发时在第3军任情报参谋。一九四五年晋升为少将，同年在西线成为美军的俘虏。

作 者 序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写成的。我作为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曾在非洲、俄国和西线参加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并同德国许多著名的军人有过密切的往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曾在隆美尔元帅的司令部工作。

我不揣冒昧地谈谈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明我为什么敢于给浩瀚的战争文献再增添些内容。大战爆发的时候，我是入侵波兰的第3军司令部的一名上尉，战争结束时我是驻扎在鲁尔区的第5坦克集团军的参谋长，已晋升为少将。除因病曾暂时离队外，在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服役，曾在波兰、法国、巴尔干、西沙漠、俄国，再回到波兰、法国，最后在阿登山区和莱茵河区担任军职。我结识了一些英勇而卓越的军人。我亲眼见到坦克在战争中的各种条件下作战，从俄国多雪的林区到西沙漠广阔无垠的大平原。

在着手编写此书时，我得到德军中一些和我友好的军官们的无私的帮助。特别是我过去的长官巴尔克将军把他个人积累的资料供我使用，是非常有益的。这些资料，尤其是涉及在俄国作战的资料，证明是十分可贵的。我的朋

友，德军总参谋部的丁格拉上校，允许我随意摘取他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事，我非常感谢。我还必须感谢为我提供有关红军重要材料的冯·纳茨莫中将和我的兄弟霍斯特·冯·梅林津将军。

对我参加的那些战役，我尽量给予客观的叙述。虽然，这本书是按德国人的观点写成的，但我不局限于德军使用的资料。一些英、美人士编著的卓越史书已经出版，我充分地利用了它们。根据现有的材料，是可以对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作战行动作出认真评价的。我确信，世界各国的军人都渴望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而避免得出基于个人偏见或爱国感作出的结论，这也正是我要力争作到的。

F·W·冯·梅林津

于南非约翰斯堡

前 言

一九〇四年八月三日，我出生在位于美丽的西里西亚中心的商业城市布雷斯劳。

一九二四年四月，我开始在第7骑兵团服役。一九二六年进步兵学校，随后又转入骑兵学校，学习了基础战术和骑术。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获得了中尉军衔，我为此深感骄傲。当时德军总兵力不能超过十万人，军官只有四千人，当上军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德军的总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决定建立一支精干的军官队伍。直到一九三五年我一直是一名骑兵军官。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进了柏林的军事学院，这所学院专门为总参谋部培养参谋人员。一九三七年毕业于该学院，被调到驻柏林的第3军司令部工作，当时的军长是维兹莱伯将军，他后来在法国战局中当了第1集团军司令，后晋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西线司令官，一九四二年一月退休。他是一九四四年“七二〇”事件(指谋杀希特勒案)的主谋，被“盖世太保”绞死。我曾十分高兴地在这样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手下工作，我们所有参谋人员都很尊敬和爱戴他。

我在第3军当情报参谋，遇有一些盛大的欢迎仪式或阅兵式，我都要参加准备工作。我曾协助组织元首的各种检阅并参加了对墨索里尼和南斯拉夫保罗亲王欢迎仪式的组织工作。每当这样的帝国盛典结束以后，我总感到十分得意。我们所有的参谋人员永远记得在每一次检阅顺利进行完毕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三十年代，德军的机械化成了建军的首要问题。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军不得把现代化兵器装备给军队，不允许装备一辆坦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曾怎样利用木制模型进行训练。一九三〇年，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只装备有几辆陈旧的装甲侦察车和少数几个摩托车连。到了一九三二年，参加演习的摩托化分队还在使用模型坦克。从这些演习已经明显可以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将起到的作用。

发展摩托化部队主要由古德里安负责。那几年，古德里安一直是摩托化部队的总监。一般认为，德军接受了英国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军事理论。我不否认英国这些军事家的著作对德军的影响，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德国一九二九年关于坦克战斗运用的理论是领先于英国的，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采用这种理论，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指挥官》一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我已确信，坦克单独行动或协同步兵行

动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对军史的研究，在英国举行的演习和我们利用模型的演练都加深了我的如下认识：只有支援坦克的其它兵种具有与坦克相同的行驶速度和越野力时，坦克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内，坦克应起主导作用，其它兵种则根据坦克的需要行动。因此，不要把坦克编在步兵师内，而要建立包括各兵种的装甲师，以使坦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古德里安这一理论正是德军建立坦克集团军的基础。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嘲笑军事理论，轻蔑地批评所谓“纸上谈兵的人”，其实，近二十年的历史表明，基于清醒的思考和预见性而制定的军事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当然，理论家应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古德里安就是这样结合实际的理论家。如果事前没有理论上的探讨，盲目地去实践，每迈进一步都会遭到挫折，英国的军事家们确实懂得，坦克在未来战争中将起重大作用，这是康布雷和亚眠战役已经证明了的。但是，他们对装甲师内部诸兵种的协同是认识不足的。

正因为如此，在坦克战术发展方面，英国大约落后德国十年。利比亚的威尔逊元帅提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埃及训练第7装甲师的情况时谈到：“在训练第7装甲师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必须反对近年来广为流行并受到一些文人作家支持的有害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坦克部队没有其它兵种支援也能取

得胜利……”。是德国人首先指出，我们的“博学之士”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利德尔·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协同的必要性，英国的坦克战理论还是倾向于“单纯坦克”的主张。正如威尔逊元帅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给英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二年末，英国人才开始注意装甲师内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

我军坦克兵的发展，与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机械化的建议，曾遭到一些高级将领的激烈反对，好在陆军司令弗里茨将军还是同意这一建议的。希特勒对此很感兴趣，他不仅深知有关摩托化和坦克方面的技术问题，而且明确表示支持古德里安的战略战术观点。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装甲兵监，并任命古德里安为总监，从此，德军装甲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试验新型坦克时，希特勒都亲临现场，政府为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和公路干线的构筑也提供一切方便。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德国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要补偿过去的损失，还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当年就建立起三个装甲师。我所在的骑兵团就是被选定改编成坦克部队的部队之一。我们这些热情奔放的骑兵都为离开马匹而痛苦，但我们都决心保持骑兵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带到坦克部队来。装甲师主要都是由原来

的骑兵团改编而成的，这使我们引为自豪。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关于坦克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追随法国的理论，把坦克的作用局限于直接支援步兵。一九四〇年夏天，法国曾深受这种理论之害。古德里安、布伦堡和弗里茨坚决反对这种理论，终于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一九三七年我们开始组建由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组成的坦克军。古德里安看得更远，他预见要组建坦克集团军。

然而，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军界对纳粹分子推行的内政，许多方面都不喜欢。德国国防军的创始人西克特将军提出了军队不干预政治事务的原则，这一观点得到军方的广泛支持。德国军官都厌恶纳粹党员的丑恶行径，他们想戏弄军人，只能引起嘲笑和轻蔑。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突击队员大量塞到军队里来，而且把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总参谋部手里。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扩军决定受到国民的欢迎。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政策，受到军界的有力支持。

这并不是说我们愿意打仗。总参谋部曾百般设法抑制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顾劝告强行占领莱茵区以后，总参谋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一九三八年，总参谋部坚决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战，但是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绥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进行新的冒险。我深知，国外对德军的总参谋部是深

表怀疑的，对于我所说的我们不愿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因此，我别无他法，只得引用直到最近还在牛津大学任战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国军事作家西里尔·福尔斯的一段话。福尔斯在戈尔里茨著《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

“我们英国人认为，德国发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它的总参谋部是要负责的。有时人们也同样看待一九三九年德国发动的战争。我同意戈尔里茨先生的看法，这一回责难德国总参谋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责难希特勒、纳粹政府和纳粹党，甚至责难德国国民，但是总参谋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卷入对法英的战争以后，它是不想同俄国打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平解决苏台区危机，使军队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在第3军军部当情报参谋，该军就驻在西里西亚的希里施贝格。根据慕尼黑协议，我们能够和平地进入苏台区。当我们在坚固的捷克防御工事旁边通过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因为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台区的德国人将首当其冲。每个村庄都热烈欢迎我们的士兵，手执彩旗和鲜花表示庆贺。

有几个星期，我担任苏台区德国人的领袖康拉德·亨莱的联络军官，当时我得知了许多关于在文化和经济上受压迫的德国人的困苦状况。

对希特勒领导的信任大大加强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

月并吞波希米亚以后，国际形势的危机不断增长。这时我已返回柏林，埋头准备为庆祝希特勒五十大寿而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仪式。这次检阅要显示我军的威力。受阅纵队的最前面是高举国防军各种战斗旗帜的旗手队伍。

我竭力想摆脱开这种生活方式，我讨厌这种不务正业的军事活动，我想回部队去。最后说妥，让我到第5装甲团工作一年，并令我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去该团报到。然而，不久出现波兰危机，一切都要让路，我被派到总部参加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在东部边境在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同英法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对但泽（纯粹的德国城市）的要求不会引起世界冲突。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口气，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在并吞捷克以后，随即提出移交但泽的要求，肯定会引起伦敦和巴黎方面的严重不安。一九四五年，我在战俘营的时候，原我国驻伦敦武官什维片堡将军对我说，希特勒确信，入侵波兰不会引起同西方大国的战争，他忽视本国武官关于英国会宣战的警告，而认为同俄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会起决定作用。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最后几天，第3军的长长纵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柏林的街道，开向波兰国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沉默不语，都在思索着这次德国铤而走险，究竟是吉是凶？不过，象一九一四年我十岁时看到的那种军队出征的欢乐

气氛，是一点也没有了。不管是居民还是士兵，都没有任何热情、愉快的表现。但是，誓死执行自己天职的德国士兵却在向前开进了。